



◎ 林 哲

本名张永红，曾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现为旅美华侨。近年在大陆、台湾发表大量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谁与我同行》、《星条旗下的中国人》、《商战丽人》、《无处生活》、《不相信爱情》等。



文 瀚 阁  
创 作 丛 书  
第一辑

林 哲 著

# 情感逃亡

中国华侨  
出版社



文苑阁创作丛书

# 情感逃亡

● 林 哲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逃亡/林哲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文瀚阁创作丛书/唐达成,金宏达主编)

ISBN 7-80120-084-5

I. 情…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803 号

2054/50

●**文瀚阁创作丛书**

**情感逃亡**

著 者/林 哲

责任编辑/邵勉力

封面设计/李呈修

版式设计/林 达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

印刷/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85 千

版次/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8

ISBN 7-80120-084-5/I·12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价:10.40 元

# 《文瀚阁创作丛书》

## 出版者言

金宏达

文瀚阁，非实有其阁也，直白地说吧，文瀚阁，是个空中楼阁，是在一个寸土千金、华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中，首先浮现在想像中，继而，文化人愿以笔墨和纸张构筑的一个楼阁。

往昔乾隆皇帝组织纂修《四库全书》，分藏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规略宏大，可谓猗兮盛哉！此丛书题名“文瀚阁”，也并非意在追蹑遗迹，僭补一阁，其实只是寄托一个愿望，一种向往。

在我们看来，出版社与古之藏书阁今之图书馆，其实都共负着一种使命，即进行文化积累。对于当今文化的生产，有人持悲观的论调，有人抱乐观的态度。有的作家下海经商了，然而确切的，不是全部，也不是多数。小说似乎好卖了，地位提高了，然而不幸地，也孪生出它的兄弟，就是滥造。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个太伟大的抱负和口号，而同样内心怀有热望的我们，或许只能竭

绵薄之力，修建如此一个“文瀚阁”，以搬运瓦石，悬架梁檩的喊号声，聊助声势。

举凡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优秀著作，都希望陆续“入阁”。鲁迅先生说过，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本阁既是“空中楼阁”，当然期待有正行空的大精神、大艺术的天马，与我们相遇。

# 总 序

唐达成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代，给文学带来了生气与机遇。

这些年来，文学创作相当繁荣，不管有多少人说长道短，也不管在社会生活中，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有多少起落浮沉，但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势头。随便举个例子，九四年仅长篇小说就达五百余部，数字也许还并不精确，但这势头可以说是空前的罢。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提高，文学创作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从出版数量的增长和作者队伍的扩大，都已证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令人欣慰的。

从文学的诞生、沿革、演变的历史看，人们对之有兴趣，有热情，有爱好，是因为文学曾带给他们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愉快，思想上的启迪，人生体验上的感悟。试想人们在生活种种复杂错综的际遇下，在悲喜哀乐的漩涡中，还能“偷得半

日闲”，静下心来，从容地读读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其中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魅力，怎能设想呢？可以说，人类几乎从一开始就有认识自己和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要求与冲动；而作为生命的个体，人又实际被限定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生活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限制与追求突破有限，向往无限的激情，就成为作家的创造与探索和读者欣赏与品味的根基。人不仅有好奇心，渴望从广漠的世界中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理解与人生的体验，也希望从作家所叙述的外在与内在故事中，寻求某种认同、某种理解、某种抚慰、某种刺激，使自己得到滋养、得到超脱、得到援手、得到升华，从而使自己得以走出生存的种种窘迫困境，在漫漫的人生长途中，找到自己生命价值的取向与漂泊灵魂的归宿。虽然在作者笔下所呈展的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这毕竟又是作家的主观体验与客观世界相契合后，饱和着作家自己大领悟、大感受、大智慧的产物。世间的百态万象，情感的波澜起伏，人情的冷暖炎凉，尘海的浮沉荣辱，在作家笔下，都会以百姿千态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人文精神的载体。所以清人姚鼐说：“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有的作家从自己艰辛的实践中，认定创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天国的一种行当”。曹雪芹也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因此王蒙评点《红楼梦》为：“是恋歌也是悲歌，是炫耀也是忏悔。”这都是文学家语言，但此中酸甜苦辣的况味难道不能体会么？哪一部有份量、有力度的作品不是饱含着作者历经磨难、参透人生，在爱爱仇仇的冲击与体验中写就的呢？地狱的熬炼成就了精神的花朵，这或许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摆脱了定于一尊的框架与禁锢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活跃，出现了真正争奇斗妍、领异标新的局面。诚然，对于作家

而言，“才有庸雋，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刘勰语），这决定于作者自身的才情禀赋与学养思致。有的作家才气发扬，以丰神情韵见长，有的作家思虑深沉，以筋骨思理见胜，有的作家体察入微，以刻析心理敏锐见彩，各有擅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但文章体制，与时因革，在创新的世纪，开放的时代，却不能不大大开拓了作家的视野，所谓“时也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见姚华：《曲海一勺》）。这些年的文学创作领域，不同的艺术风格与不同的审美把握，呈现出多元多采的丰盈面貌，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风格分成八类：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而现代文艺学对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小说的区别分类，则又大体上称之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人又分为章回体、演义体、笔记体、传奇体，现实主义有人分为批判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等等。其实，如此这般的分类，只能是大体的、笼统的、理论上的。在作家“悄然凝虑，思接千载”的想象世界中，考虑更多的并不全然是形式本身，却是对于自己所把握的审美对象的奥秘的窥探、切入、破译和解读。十八般武艺，不分轩轻，融汇贯通，只要有助于揭示和倾吐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所想，便都注入文学的肌肤中，而形成文学创作天地的巍然。我们编辑的这套《文瀚阁创作丛书》，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征博采，兼蓄并取，无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类文体，只要出于切身的感悟，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探求，出于对人自身命运及其处境的关怀，出于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开发与垦拓，我们就愿把它作为精神长河中的智慧花朵而加以采撷。

不久前，美国教授亨廷顿断言“文化将是截阻分隔人类和

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这武断的立论，恰恰提示了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文化在人类相互交流与沟通中的重要作用。还是英国学者雅可布·布洛诺夫说的好：“人是非凡的，并不因为他从事科学，也不因他从事艺术，而是因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惊人可塑性的表现。”因此人类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并非无由的臆想，更无需叹息悲观。重要的却是在文明进程中坚韧不拔的努力，得以使我们走入充满理性、充满智慧、充满激情的世界，并使人类的精神追求不断上升，人性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强大，我们的努力就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而足以使我们感到一丝小小的慰藉，一点小小的满足了。

# 第一章

## 1

“您好，这里是爱心热线……”

“主持人，如果明天十三陵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那就是我……”

“朋友，感谢您对爱心热线的信赖，请您耐心听我说几句话，只需要几分钟，您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您自己……”

爱心热线主持人梅竹正准备长篇大论侃侃而谈，电话那头的冰儿已经忍不住爆发出笑声来。她经常开这样的玩笑，每次都能让梅竹“上钩”，只是每次都讲不出第二句话就笑得肚子抽筋，所以她永远不明白梅竹是如何使得那些决意轻生的人恢复活下去的热情。

“又是你！少捣乱，有话快说！”

“喂，崔静乔迁之喜，开个 Party 热闹一下，我来张罗这件事，今晚到崔静新居聚会，一定得来！”

“Party, Party! 你这个有钱有闲的贵妇人，拿点钱给我们增加一条电话线，或者来给我做几天义工也行！”

“得，您老人家先救救我们几个姐儿们吧！待会儿我去接你，你那个鬼地方不好停车，早点儿出来等在路口……”

“好了，放下电话少罗嗦，傍晚是危险时段！”

冰儿不屑地哼一声挂断电话，接着给菁菁打电话。

菁菁还在睡觉，自从做了歌舞厅老板娘一直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一听说 Party 顿然精神焕然，“太好了，需要我带点什么？”

“什么都不要带，特别不要带你那个‘牧羊人’。”

“哦，他回台湾进货去了，”菁菁突然想起什么，转话题道：“你家平安还没回来呀？”

冰儿微微一怔，竭力维持潇洒状：“管他呢，自由万岁。”

事实上，她一连几天往美国的家里打电话，回答她的都是录音电话，以前平安总会回个电话说他在睡觉，她知道他在撒谎，却从不戳穿他，如今平安连撒谎的耐心都没有了。分别日子长了，冰儿有时简直闹不清自己到底有没有丈夫，她当然不会忘记马上就要迎来结婚八周年纪念日，而且她真的非常爱平安，对丈夫的热情始终像初恋，这正是她的痛苦之源。

深秋时节的黄昏，天早早地黑了，冰儿打开梳妆台前的灯，虽是几个老姐儿们聚会，也要细细地上妆。每天借着收拾这张脸消磨许多时光，习惯于将自己藏在面具一般的浓妆背后，冰儿已经不认识素面朝天时的自己了。

化妆完毕打开衣橱，面对琳琅满目的衣服，照例要犯愁，挑挑拣拣不知道穿哪一件合适？

最后，选定一套深色套裙，去见崔静穿得太花哨会被她刻薄的。大学同窗几年里，冰儿对担任学习委员的崔静总是敬畏三分，这么多年过去了，冰儿去美国镀了金衣锦还乡，崔静对她说话还像个班干部，冰儿时常跟她拌嘴，俩人气鼓鼓的不欢而散，每每不出两天就会有些什么事情又将她们弄到一块，雨过天晴，和好如初。

崔静和冰儿都是杭州姑娘，一同毕业于复旦大学，又一同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婚姻家庭研究所”共事过。梅竹是她们的同事，也是她们的同盟，三个人在一间小宿舍挤了几年。菁菁是梅竹的同乡同学，八十年代初她只身闯北京是集体宿舍的长住客。

十年风雨沧桑，四个外省女子各自走出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社交圈，相识满天下，还是老朋友最安全可靠。

冰儿驾驶她的马自达 929 上路了，走走停停，买了许多食物，然后转向东四，梅竹在东四的小胡同里上班，接了梅竹还要去建国门华侨村接菁菁。

车水马龙，929 晃晃悠悠地蠕动着，她在北京开车的原则是绝不超车，北京的路况太复杂，再说时间对她毫无意义，冰儿最大的敌人就是无以打发的时间。

西郊农舍，一片红砖瓦房之中一幢普通院落，这就是崔静的新居。

刚刚卖了几幅画，有了点小钱，租下这幢农家院落，稍事装饰还满像回事呢。最大的北屋用以做画室，挂上几幅得意之作，就像猫闻到自己的尿臊味便认定这就是窝。

崔静坐在地上，悠然地点上一支烟。她喜欢日本风格的家

庭装饰，也许是受田中的影响，田中住的公寓里没有一张沙发，客厅里随随便便丢几个软垫子，得空便懒懒地赖在地上。农舍地面潮湿，她弄了许多草垫一层层铺上，半躺在柔软的草垫上，看着自己的画，放肆地吞云吐雾实在是惬意无比。

回家了，经过长年的飘泊终于回家了。自从她生在这个世上不曾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唯独这个家是完整的，尽管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崔静有一种感觉，她会守着孤独在这里一直住下去，这里是旧生活的终点，更是新生活的起点，她需要孤独，在孤独中与自己的灵魂对话，造就宁静淡泊的创作心态。

天色渐渐暗下来，崔静没有开灯，享受着这份幽静幽暗。

半躺在地上品味着胜利的喜悦，姐儿们，你们不可能想到我崔静能够用作画卖画的钱为自己买下一个家！在这点上倒要感谢初恋男朋友阿林的指教，他是艺术系的高材生，崔静在大学里爱上阿林爱得昏天黑地，整天泡在艺术系，读艺术系学生读的书，听艺术系教授讲的课，跟阿林到画室信手涂鸦学几手所谓云南画。从来没有想成为画家，她自幼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一连填写三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

记得那是读小学四年级的寒假，坐在老家那幢古宅高高的门坎上晒着南方冬日温暖的太阳读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掩卷后十岁的杭州小姑娘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高尔基的童年勾起小崔静对自己身世的悲悯，除却异国风情背景，她觉得那个少年简直就是自己的化身——父亲早死，母亲改嫁，阿婆将她拉扯成人，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嗜酒如命阿公。两毛七分钱一斤烧酒，崔静还没长到柜台高每天就踮着脚高举着空酒瓶给阿公买酒。阿公家原先很有钱，西湖边上闹市区有好几家商店最早

是崔家的财产，而崔静记事以来这个家一直很穷，时常穷得揭不开锅，但是两毛七分钱的烧酒断不得，小崔静踮着脚站在柜台背后对驼背老伯说：“今天赊帐……”，驼背老头边打着酒边发牢骚，“又赊帐，又赊帐……”崔静不敢抬头，抓过酒瓶撒腿就跑……

崔家古宅年代久远的门坎，西子湖畔温馨的阳光，是崔静理想的摇篮，她坐在门坎上读书，南国的阳光陪伴着她，多少庸俗不堪的人与事变得有意义了，她日复一日坐在门坎上目光飘渺地想着遥远的将来，一定要离开这条据说很有来头的光禄街，一定要当作家。

该交学费了，学校给她半免，崔静清楚地记得只要交三块八毛五，家里却凑不出这点钱，阿公说没钱就不要读书了，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嘛？小崔静大吼道：我要读书！我将来要当作家！阿公抱着酒瓶哈哈大笑，笑得涕泪横流……

那是多么孤独的岁月呵，没有人知道这个小人在想什么，仿佛她跟家里那只老猫一样，只要定时丢一口饭给她就行了。周遭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麻木不仁，偶尔小崔静流露出一点小思想来，他们就会惊骇得像是突然听见养了十多年的老猫张口说出人话来。

内心积淀的感受远不止这些，光禄街左邻右舍，崔家古宅几代变迁，时常唤起她不吐不快的冲动，她写过许多，发表的和没有发表的堆在一起满满一箱，至今她仍觉得自己的笔未曾触动到一切一切的核心与本质。她还要写，还要当作家，为圆这个梦崔静失去了许多——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住房。

梦与现实究竟是不是因果关系？

崔静从不曾想过，不曾分析过，每一步路都是身不由己别无选择的。几年来像一个溺水者混乱地挣扎着，一直到十天前

住进这个简陋的农舍，才从窒息的状况中挣脱出来，结束长长的恶梦。她在松软的地上昏睡三天三夜，“激战”过后唯一能犒劳自己的就是大睡一场，那年高考结束，得知自己终于可以离开浑浑噩噩的崔家古宅和光禄街，抱头就睡，也睡了三天三夜，睡得崔家老小惊慌失措。

一周后，新居的电话通了，这一带申请电话的人家极少，不像城里安电话那么麻烦。一根粗粗的黑线从大街上斜斜地跨过好几家院子穿进画室，没有任何异议，挂甲屯的村民纯朴而宽厚。

打电话通知姐儿们，我搬家了，终于跟那个小日本鬼子一刀两断了，不准向他透露我的地址和电话！

冰儿问你靠什么生活？梅竹说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了？菁菁小心翼翼地打听崔静还缺什么？

统统被崔静骂个狗血淋头。反正不会靠你施舍的，冰儿！梅竹，你这个爱情专家，你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跟你一样，没有爱情就活不下去？菁菁，我比你富有得多！

崔静言语尖刻，姐儿们都习以为常，不过那天菁菁强烈地感受到崔静对她的不屑和鄙夷，放下电话黯然落下几对泪珠，又一番感叹命运的无奈。

菁菁向梅竹诉说内心的不平，反被梅竹数落一通，别那么小心眼，你不痛快就当面骂她几句，何必疙疙瘩瘩的？菁菁一想也觉得自已小心眼过头了，崔静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有一天若是被刘老板扫地出门，第一个去处必是崔静家。这两天，菁菁常想自己能否像崔静这样悄然离开华侨公寓，搬到西郊投奔崔静？跟着这个台湾男人，妻子不像妻子，情人不像情人的生活，实在是腻味透了。

.....

崔静在新居里独自陶醉着，想着明天开始写小说，这些天萦绕在脑海的是她的阿婆，从联系搬家开始，隔壁热心肠的刘大妈让她想起阿婆，阿婆的一生写尽了中国女性的沉重与伟大，应该把阿婆请到梅竹的爱心热线当主持人，用她那苍老的声音告诉迷惘的年轻人活下去的理由。

上午写小说，下午画画，以画养文，不亦乐乎？

田中的客厅里挂着崔静的画，有一天住在楼上的女老外不情洗衣粉的说明敲门求教，看到墙上的画赞不绝口，打听怎样才能弄到这样的画？崔静说这个画家是我的朋友。女老外双眼瞪得老大，纯粹美国式的夸张：哦，真的？好似眼前的中国女子因为有个画家朋友顿时身价百倍。女老外名叫达芙妮，自称酷爱东方艺术，她收藏了崔静十张画，一口气给了三千美金，一来二去熟了成为崔静的朋友，自告奋勇做她的经纪人，还一本正经签了合同。在达芙妮经纪之下，崔静又陆续卖了十几张画。

命运就由这个小小的偶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老天有眼，苦尽甘来。达芙妮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执著地向崔静传教，弄得崔静疑疑惑惑常想上帝也许是存在着，上帝在冥冥之中规划安排着人世间的一切。上帝是公平的，他剥夺了你什么，必在你不经意间赐给你所最需要的，过去三十年的苦难就是为了换取今天的自由与自信，如果不曾付出那许多代价又如何能够体会并珍惜这自由与自信呢？

黑暗中崔静又燃起一支烟，蹬直腿用脚趾头将躺在另一头的先锋牌收录机打开。这是崔静新居唯一的电器，她喜欢听音乐台的节目，特别是在夜间有一个年轻的男播音员富有磁性的

音色令她着迷。

929跑到西郊，迎面而来的尽是货车、手扶拖拉机，一律开着大灯，照得冰儿头晕目眩，她不得不将速度放得更慢。

坐在副座的梅竹不耐烦了，“冰儿，这么磨磨蹭蹭，找到挂甲屯，不得天亮了？”

冰儿想说什么欲言又止，一踩油门，929飞了起来。

菁菁看着窗外的荒芜景像，心里揣摩着自己能否像崔静一样到此落脚，不由自主语道：“我真佩服崔静的意志……”

话刚落音，929突然歪歪斜斜朝路边冲去。

无常最迅速，就在猝不及防的一瞬间，一部拖拉机交错而过时滚下一块铁疙瘩，不偏不倚钻进929前后轮之间，轮胎扎破了，由于拉破的口子太大，坐在车里的人只听到闷闷的一声爆裂声。

冰儿蜡白着脸，双手紧攥方向盘，完了，出大事了！她不敢回头望去，以为躺在马路上是个人呢。

三个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一直到那个拖拉机手拾起铁疙瘩驾车离去，冰儿才明白事故的真相。

冰儿开车六七年还从未换过轮胎，看着爆裂的轮胎她想丈夫了，平安换轮胎只需要一分钟。冰儿扭过脸背着姐儿们流泪了。

她们拦下一部车，花五十块钱请过路司机帮着换了轮胎，耽搁了个把小时。好不容易找到挂甲屯，问到崔静住的院落，敲门进去发现那个小日本鬼子田中已经捷足先登了。

三个人都不明白崔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农舍里转个圈就告辞了。

冰儿最懊丧，早知道有人陪你过周末，我也不必这么一路